

# 學匯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 日本脫出記

大杉榮著  
老梅譯

(一)  
 去年十一月二十號，因作了點事情，身體之困，吃過晚飯，便躺在床上睡覺了。這時M從下面拿來一本書信，照例有幾封好像同志却不認識的人寄來的。最希望的是，這些書信中，夾雜着一個用橫文字寫的四方信封。留心一看，曾在新聞紙上見過他的名字和著作，是由法蘭西同志哥洛麥來的，也不知寫的甚麼事，打開一看，是一塊手帕過的四折薄紙片，好久的成了一種習慣，不是什麼地方開過封？或是假調查過？這些形跡好像沒有。但附箋粘着三四枚，原來是寫寄紙，從那裡又碰到了地力，又轉來東京，不過這裏那裡迴轉來，竟未被開封，一面想，一面展開，不過十行，用打字機打的洋字。

一讀之下，我的心不覺躍了起來了！是說：「從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在柏林開國際無政府主義大會，總要來一盞才好！」原是準備委員哥洛麥的招待狀呵！

開大會的事，我一點也不曉得，但我心裏快活了說：「這真是好極了，走一盞吧！」於是從枕邊小圓桌上，取過立回來的木開封那一卷英吉利無政府主義新報「自由」來看，果然載着大會的事情！

和招待狀上寫的差不多，是說九月廿日瑞士的聖，特米埃，謂為最初國際無政府主義大會亦可。有所謂聖，特米埃大會的五十周年紀念會，法蘭西，德意志，義大利，瑞士，俄羅斯，及中國，共一百五十名同志集會了，與此會的一人馬，拉特利達，一也由羅馬贈禮脫出國境。到此，特米埃的尤半，他會出地瑞士退放過，再到此地，有被發見逮捕憂恐呵！

紀念會，成了一種國際大會的樣子。於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組織事，以及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關係的事，提出問題，曾作種種辯論。最後，由法蘭西代表者哥洛麥等發議，要從新組織國際無政府主義同盟，主張連開國際大會！

這國際同盟，已經從老早的時候成爲一種問題，距今十五六年前了。阿本斯特爾堪

大會，曾有一次組織「國際」我們日本無政府主義者，也以幸德爲代表加入，於是幸德每月送通信於其機關紙。

但是，無政府主義者，有重個人的及小團體的運動，而輕一國的或國際的組織。這一種傾向，雖然開國際大會，其選定土地的政府，也不許可。又各因同志雖然參加，以政府的迫害和經濟上的不如意，也有種種妨礙，所以不過一二年間，這團體算消去了！最近開足開成的大會，僅是前述所說的阿卑斯特爾坦一次大會，隔了多年才開了前年未柏林大會，其中拖長時間運動經驗的有名同志，幾乎不見一人，覺得是很不完全的了。

然而，時間，已過去了。特別，因爲俄羅斯革命所與的教訓，在各國無政府主義者，成了非常的刺激決不容像從來的怠慢了！

「自由」的這種記事中間，K由其勤務歸來了。  
「呵！這樣書信，已經來了呀！」  
他這樣一說，我又把哥洛麥書的內容和大會的性質，大概對他講了一遍。

「那麼！他得走一遭吧！」  
K也大激昂的講出來了。

「我也這樣想呵！問題，第一是金錢哪！」  
「得幾多呢？」

「這個！一時也計算不來，最低的限度有一千圓，我想走到那裡還剩二三日滞在費吧！」

「這一些錢總可以想法吧！以後再以後的！」

「我也是這樣決定了！明天想一日金錢方法，然後再確定一切！」  
「旅行券呢？」

「這樣東西，不要呵！已經早研究出頂好的欺瞞方法船行動呵！單講這方法，跟費工夫，而且放下，明天若不快些決定，怕趕不上大會的時間了！」

K，聽了這兩個條件，完全像安心的樣子，便下樓走了！  
未完

##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

傳 (續)

胎上譯

幼年時代(二十三)

▲農奴贈與著者之土產

▲著者與農奴之談話

「還有二少爺的保姆安尼，也帶了土產來給令兄二少爺呢！那農夫也就照樣拿出一個包來，交給我，只聽他又說道：

「保姆說少爺們可愛，恐怕少爺們在學堂裡，沒有好點心吃，所以特帶來這食物，給少爺們吃哩！」我當時聽了這話，不知道要怎樣回答纔好，待了一會，才面紅耳赤的答道：

「汝回去就向我保姆哇西利羅說，少爺要和他接吻，我家二少爺，也要和安尼保姆接吻呢！那些農奴聽見我說的這話，大家都喜笑顏開起來，同聲答道：

「是！是！一定是替少爺轉達的！」

那話剛說完，就見父親房中的侍婢吉利拉，氣喘喘的跑了過來，向我說道：

「少爺！請快上樓去罷！老爺快要來了哩！那塊包袱，不要丟失了啦，好像還要退還他們的罷！」

我就一直跑回樓上的書房，把保婚贈與我的土產，留心收藏起來，當時我本想這些禮物給那些農奴帶回去，後來想了一想，祇沒有甚麼物件，可以送他，因為我那時候甚麼也沒有，既沒有玩具，又沒有零錢，有甚麼東西可送呢？只好心中不忘他的好意，體顧他多福多壽罷了！

## 幼年時代(二十四)

### ▲吾家之避暑旅行

#### ▲出發前之預備

一年中間，我們最快樂的時節，就要算是在鄉間避暑的時節了。等到過完了復活節和聖靈降臨節以後，我們就不知不覺的，把尼哥哥爾斯可耶村的景色，想念起來，光陰如矢，日月如流。轉瞬又到了夏天的時節，照每年的慣例，一到了夏季，父親就要帶領全家大小，前往尼哥爾斯可耶村的別墅避暑的，但是父親在鄉中的公事很多，臨到動身的時候，總要遲遲其行的了，但是我們心中就非常着急。惟恐趕不及丁香花開放的時節呢，等了好幾天的工夫，纔見有五輛運貨的馬車，拖到我家門前，裝載運往別墅的行李，另外還有一輛坐人的四輪馬車和幾輛小馬車，也都拖了出來，整理修飾了一番。

【未完】

## 眞理雜譚

六不如

(一)我口渴的辰光，搽了一隻梨吃，人家就說我犯罪。富人吃不完偏掉丟掉，倒不說他犯罪。有敢說他吃客。這是眞理嗎？

(二)我肚子餓極的辰光，看見包飯作理，吃戶吃剩的冷飯，我拿來吃了。巡捕看見了就要打我道：你搶你搶。富人每天吃不完倒在階溝裡去，巡捕見了，不敢說你們犯精細東西的罪。倒說道：這是致究衛生。這是眞理嗎？

(三)我看一個女子，死了男人(丈夫)，他嫁了別人，就有人說：犯不節的罪。男子沒有死妻子的前，討了幾個小老婆不說他犯罪，倒稱他有福。這是眞理嗎？

(四)我看見人家的妻子和女子，裝得像妖怪，像花旦。又像妓女做生意的時候。引我的眼睛看了一看。就有人說：你犯看女人的罪。富人買了十六七歲的女子做小老婆，一個不算，二個，二個不算，四個，八個至十六個，倒有人恭維他。有福，有福。這是什麼眞理？

(五)我看見有一輩人。很能做一些事業。可惜他們在私產制度底下，不能發展，偶然缺了人家的錢，人就說沒有錢做甚麼事？你要想權位嗎？富人有了錢，不肯拿一些出來，偶然有一個捐出一些錢來。人就說他熱心公益。熱心善舉。總要獎到他萬分、咳！可憐！沒有入富而敢對他說：你的產業不是你的，是你奪人家的。你吃剩有餘，是應該歸公的！最卑賤的人，還要說他真是一個好公益的人呀！咳！如是不公道，世界上還有眞理嗎？

(註)我說這幾句話：不是要叫人去學這窮富人，嫉惡富人。是極討論人生問題應該不應該如是的。既有眞理，我們總忙忙與進來研究人生觀。

十一，十一，十三莫論。

三

# 人生宗樂利論

(續)

張 弛

斯實政治學之方。有言曰：大者者，小己之積，小己心理所本無者，不能從大者而成有。小己作理之所俱在者，不能以大者而忽亡，夫國之為言，其義云何，茲為之下，適當之瞭解曰：國者，保護現在開闢有區域內住民之權利，而行使統治權及主權者也。行使統治權及主權，其方法無論為侵略性或保守性，姑不論列，而現在所領有區域云云，界限之濶證，至今固未有一定之定說。如種族，宗教，文化，地運等，均不可能據以為立為國界。時人曰言之甚詳，即國界。一為國界，各勢力範圍之一詞，幾無可形容國之實際意思，惟之所有，總能代表此意思果為民意者，夫復何言。特民意其名，而非民意其實，故國之對於人民，似不應於正德利用後生者，有所增益，然以人生日用必需之消費為滿足欲望之支配，通計之時，有不平，如歌器然，事實俱存，似無庸飾詞，曲為之諱，可痛者，假借是說，思啓封疆為平內亂之沙計。伸迷信是說者，固結於衷而莫解，反謂為迫於時勢，為非得已，證明其外交內戰之腳欲，為非者，此豈特一國為政者為然，各國亦若是也。

又有所謂國際同盟說者，連合假定有一人格之所謂國者，而以國權限制國權，聽政治侵略，而為經濟侵略者也。唯是民族自決之說，不啻欲建國於純種民族之上，以純種民族主義所佔有土地為其一國區域，然致國之起源，實出中古同化民族之明見。惟國既非人類合羣之單位，其權力對於民族，已漸有失其重心之傾向，各種民族，如欲脫離其原隸之國，而以自立其所屬羣種，民族之國者，以為自助之靈，殊不知民族一語人類固有無色者，及地理歷史調查傳聞之限制，而妄生人類歧視之謂，假使純種民族之國，領土疆界既定，其組織之

制度，是能長久適應，不問人口繁殖而兼多，經濟持續或充實，交通上不起紛擾，在今日不可不視為疑問。當經濟之發達，均無無實，非小國寡民，即可謂舉其能事，況建設軍國主義者，憑依乎密約土地割據新建政體耶？且民族建國，權民族明也，種族之見未泯，固步自封，同化力處兩之日減，其或因民族經濟滲門羅之故，謀用惡作，而由此起，較現代強國，因國權而無義戰者，殆尤劇耳，即云國際同盟，其東解之威力，視各個國權為強，然國之為物，屬於流沙性質，欲於流沙之上，施行岑植之建築，其不傾覆者，又幾希，至謂國恥國之見，影響於進化者，哲人先告我等已多，故予欲無長言。

## 革命軍隊與反革命軍隊 (續)

(未完)

他反社會生活尤其不安全，更增多人因生活不安全而當兵的原因。他因破壞而犧牲的，不是為社會而犧牲，是為一個私人而犧牲，或是為他自私自利的首領而犧牲。」故我說：「反革命的軍隊，非倒置受軍隊，非建設的軍隊，尤其非進化的一種軍隊，他的犧牲，就是他們罪惡的結果。」

革命的軍隊，是我們全人類的恩人，反革命軍隊，是我們全人類的仇敵；我們要極力幫助我們的恩人，去銷滅我們的仇敵。我亦要能使社會生活安全，而沒有人當兵，免掉這種人類的慘酷制度，尤其要幫助我們的恩人。革命的軍隊，銷滅我們的仇敵；反革命軍隊，我希望中國一般覺悟的軍隊，努力做革命的軍隊，而撲滅反革命軍隊。我希望中國一般覺悟的人們，努力幫助革命軍隊，去撲滅反革命軍隊。

## 淚海

敬亭

(一)

茫茫的長途，  
竟無個樹影兒，  
旅人啊！  
帶着汗珠，  
努力往前走罷！

(二)

我願騎着飛鳥的影兒，  
在空中漫跑；

可憐的人們，

反笑起我來了！

(三)

腳上的天，  
足下的地，  
你們合了吧！

不然，  
我的淚海，  
向何處流去？

## 痴燕兒

一個小小的燕兒，  
身上剛生全了光亮的細毛，

——

一讀

尚不能離巢高飛。

每當日落的時候，

牠的長輩都唱着回來了，

各敘各的新發現，

甚麼新可愛的鮮花，

怪形別類的奇木，

平似鏡，清似玉的水，

高入雲，奇如龍的山，

還有那和暢的惠風，

巧妙的浮雲，

大家談的津津有味，

作一個小遊行的餘興。

大家是無心的閒談，

小燕到有意的旁聽，

聽動了好奇的念，

生了羨慕的心，

必欲一探宇宙始已，

確忘了自己是缺少雙翼——

不能高飛。

燕兒盼了數日，

自己的翼毛漸長了，

雖不能自由飛翔，

到也可翼數丈。

她自以為能力已足，

歌作入美世界的初步。  
燕兒入了美世界，

也歡樂而忘慮，  
意遊食處，

不知終點。  
忽有一河，

阻住去路，  
此河之經過，

今之知者，  
惟人稱為「愛河」。

想必當有一種歷史，  
久不可考。

這河發源於「美嶽」，  
入於「情海」，

燕兒到此，  
只見波浪濤濤，

霧氣騰騰！  
燕兒不自量，

就奮勇鼓翅，  
要想飛渡彼岸，

誰知，力太弱，  
翼過短，

霎時間，  
就墮入波濤，

波浪濤天，

夕陽入山，

四野生暮鴉！

復現悲慘的景像。

### 新桃花源

(續)

哀鳴

愛國心，就是這個樣子，那些軍士，也自己誇獎自己是軍人。是英雄，是豪傑、那些姦賊，也以神聖軍人四個字的徽號、哄騙他，據我看來，並非是神聖軍人，實在是奴隸，是強盜，是魔鬼、為甚麼我說軍人是奴隸呢？你看軍人入營當兵，受上官的指揮，令東則東，西則西，不敢有一點違抗，失去自己大然的自由，這不是上官的奴隸嗎？戰時受凍，受餓，受熱，性命不知保得住保不住？打了敗仗，身喪沙場，打了勝仗，他的國家，可就榮耀了，哈哈！榮耀是榮耀，是他的君王受耀官長榮耀，軍士可有個甚麼榮耀在那裡呢？想起軍士在營舍，在戰場，打仗的時候、實在是可憐，父母兄弟妻子不相見，作上官的奴隸，一行一動，皆不能自由，戰場作戰，凍餓勞苦，何等饑餓！何等可憐！他那君王，官長，富豪，住安樂的房屋，吃美好的飯食，白天肥跑馬車、打打麻雀，夜晚抱看美女睡睡覺，何等快樂！軍人的狀況，與那富人的情況比較起來，我要為軍人痛哭！軍士在戰場，拚着命的打仗，待戰事結局，兵士退伍之後，回到家去，仍然是個窮夫，國家因戰事的費用不足，還在他們身上抽錢用，抽得十分窮了，就不得不去做苦工，

(未完)

## 海邊的鹽奴 (續)

(續)

六不如

處於今日的時候，世間一物，必被富者收買淨盡。一畫則世間人類多一奴隸的名稱。有了鹽，所以叫鹽奴嗎！咳！公理在那裡？幸福在那裡？人道在那裡？互助在那裡？利他在那裡？

苦呀！式式樣樣，都在金錢裏頭，那沒有了金錢，就沒有甚麼公道，幸福，人道，互助，利他的名詞了。

這什麼話呢？吾要拿一件喪心病狂的慣事，寫給你們，一般改造家，哲學家，文化運動家，以及救苦救難的大慈善家，輿論家，大家看看，那為甚麼話呢？吾先要出一個問題：「吃飯為什麼要用菜？」

「菜為什麼要用鹽來調和？」「鹽為什麼要有公私？」

願報的先生們，讀這篇大白話，就要請你們，注意這個第三問題，就是「為什麼鹽要有公私」。自蔣往年，「五四運動」以來，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什麼都講，惟有這個很大的鹽務問題，沒有人提起過，這也不要怪他們，凡事不見過，不生病，不能替這般鹽奴的苦況，鹽商的盤剝，私私營的盤橫，種種的可悲可泣可歎可憐的淋漓盡致的寫出來，然而在吾也不能盡知，不過拿吾所看見的，知道的，不怕遭牙割舌，不怕「衛生丸」、不怕入「牢獄」、來替這一般鹽奴代表他的苦況「鹽奴就是晒鹽的人」。

吾在海邊求乞、看見他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在海灘上，挑泥的挑泥，拖桶的拖桶，盡掃的盡掃，挖井的挖井，晒泥的晒泥，汗流滿面，一天到晚，都在酷烈的日光下，費了許多手續，用了許多心力，晒成功三二十斤的鹽，一家老小男女，都靠這幾斤鹽吃飯，雖然有的人家晒數十塊鹽板，數百塊鹽板，但是這鹽業的苦，恐怕比了做亡國的奴隸，還要苦數倍呢！

學 漢

## 到南方去

未完

鍾民

十二年三月三十號，予為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搭津浦車到南方去。此行也，雖已確定了目的地，然因在北京軍警政府壓力之下，不能不稍為之諛言，故予對友人簡稱之曰南方去，實不得已！茲擬於篇首，以示紀實云。

予初本擬買上海通車票，直衝滬上，繼因在津場要稍事勾留，且免警探的疑心，故買票先到天津。予在津住一宿，予次日下午二時即搭車南下。途中相識胡君孔君，均為學界中人，對於予第一次到南方去——上海、般般照顧，予十分感激！比車行至浦口，予等相隨渡江，改搭滬寧車，時四月一號下午三時許。行行重行行，車旁弱柳垂絲，綠茵滿地，正所謂江南風景，令人心曠神怡！然予一想及此行究為何事？予不禁慷慨填胸，怒青山湧水，正對予開玩笑。噫！引領北顧，能不感慨！我國的光明，到底藏躲在那裡？此今日我國青年應深長自思者！

予於日晚九時許抵上海，隨孔君暫宿三馬路孟鴻旅館。次日早予出外找同鄉朱君——此君因事先予兩天到上海。及返時孔君已別我往他的目的地——寧波，給我留下名片一張，上寫著：「李君，我現在去了。今天的旅館費我已全數給了。我又介紹主人另找一個小一點的屋子給你，因為這個屋子太貴了。」又孔君給我留下他的通訊處，我無法只好說寫信謝謝他的盛意！但是我現在還未曾給他，真是慚愧！是日下午予與朱君晤面，我們略事計畫在上海進行的事項，便分頭做事。結果，我們約定次日在環龍路四十四號，會晤民黨各要人，陳述一切。

未完

七

### 特別啟事

「國家論」(每册定價一角五分)「無政府共產主義」(每册定價一角二分)現經本館代派了，如欲研究無政府主義的真運者，不可不閱斯書；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學園編輯部

### 民鋒社緊要啟事

凡關於與本刊交換及編輯事項，請交北京銀閣井兒胡同十六號公天君轉交劍波。

### 紹介新刊

文藝雜誌「烽火」第二期出版了！

內容豐富，印刷精良，篇幅加多，購者從速！

定價：每册二角五分。

總發處：北京文昌胡同十七號清心社轉。

「新海晏」第一卷第十一期已出版，每册大洋一角！發行所：廣州

市府西面街台州新海晏報社。

「五月月刊」第七期已出版，欲得須附郵票二分，函索即寄，地址：廣州黃埔前街四十二號五一俱樂部。

「理髮月刊」第六期已出版，欲得者，請附郵票二分至廣州總公

粵廣東理髮工會即得。

諸君欲明白廣州學生界的趨勢嗎？請看 **廣州學生聯合會** 週刊——每份銅元二枚，發行處——本館或廣州農業專門

李杰

「農聲」系廣州農業專門學生會的出版物，研究農業的人不可不看

——每份銅元二枚。

### 小 通 信

綠光社：「綠光」二册已收到了。

前途社：「前途」五十份收到。

死，重造：世界醫專校招生已快到了，快來！

宜今：藥辦好嗎？何時赴省、告知。

昌健：「國風」已寄你家中，收到末？暇時再給你信、勿念！

作書，理玄：「學源」待官今回省即可見面、勿念！

畢觀：聞你已離重慶，請將地址指示！

石甫，子亭，益升：鈞函收獲，我尚擬留京中，賤體曠過，請勿

念！

香魂：萬村有信給你，可否轉去？

鏡塘

悟若

鏡塘

悟若

鏡塘

悟若

鏡塘

悟若

鏡塘

悟若

鏡塘

悟若

鏡塘